

勃朗特姐妹文集

艾格妮絲·格雷

安妮·勃朗特 / 著

裘因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出版



勃朗特姐妹文集

艾格妮絲·格雷

安妮·勃朗特 / 著

裘 因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出版

艾格妮丝·格雷

〔英〕安妮·勃朗特著

裘因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插页 2 字数 164,000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册

ISBN 7-5327-0528-5/I·242

定价: 2.55 元

序 言

对于勃朗特家几个孩子在母亲生命垂危日子里的举止，盖斯凯尔夫人曾有过一段堪称文学著作中最值得人们回味的描述：

……这六个小孩子常常手拉着手走出家门，朝着阳光明媚但又荒无人烟的原野走去，一路上年长的孩子细心地照料着蹒跚学步的弟弟妹妹；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还十分热爱这片荒野。

盖斯凯尔夫人还说，他们“比起同龄的孩子更为严肃、安静，也许是因为家中有着垂危的病人而感到压抑的缘故吧”。一位仆人说得更加坦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孩子。我老觉得他们精神压抑，同我见过的其他任何孩子都不一样。”

勃朗特太太一八一二年结婚，一八一三年到一八二〇年间共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安妮最小。安妮出生二十个月后，母亲就因胃癌去世，当时才三十九岁。自安妮满周岁之后，勃朗特太太就卧病不起。一位知情人曾告诉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太太“不大愿意多看见自己的孩子，也许是因为明知孩子们很快就要失去母亲，看到他们会使她十分难过”。

这时，勃朗特太太的姐姐伊莉莎白·勃兰威尔从家乡康沃尔来到这里为他们料理家务。威尼弗雷德·热兰是这样描写这个家庭的：

哈沃斯的牧师住宅是一幢乔治式的庄重大方而结构匀称的

房屋，修建于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但它只有五间卧室，其中一间就在门厅上面。这是一间狭长的房间，没有壁炉；另一间是在后间上面，比杂物间稍为大些。勃朗特夫妇、六个孩子、勃兰威尔小姐、两个仆人和勃朗特太太的护士就挤在这五间卧室内。四个大女孩睡在卫生条件最差的一间里。晚上，她们睡在小行军床上，白天把行军床折叠起来，这个房间就变成了育儿室。就是在这间房里，那几个活下来的孩子一直住到十几岁。他们在那里玩耍、写作，享受着绝对的自由。这个房间长九英尺，宽五英尺七点五英寸。

盖斯凯尔夫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出色地叙述了勃兰威尔小姐对哈沃斯的感情以及孩子们对她的感情：

勃兰威尔小姐……有强烈的偏见，很快就对约克郡抱有厌恶的情绪……她怀念农村小镇上小范围内持续不断的愉快的社交活动；她怀念自幼熟识的朋友，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成为她朋友之前曾经是她父母的朋友。她不喜欢约克郡的许多风俗，特别害怕哈沃斯牧师住宅的过道和客厅中石板地的阴冷和潮湿……孩子们很尊重她，对她抱有一种因尊敬而产生的好感。但是我认为，他们从没有真挚地爱过她。在勃兰威尔小姐这样的年纪，像这样完全改变环境和住处，确实是一种严重的考验……

她并不想留在哈沃斯充当几个外甥女的母亲的角色，但是勃朗特先生费了很多周折仍无法找到一位新妻子，她也只好留了下来。

虽然勃兰威尔小姐很喜欢安妮，但她对安妮的态度，似乎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阅世不深的老处女突然有机会将她塑造儿童的理论付诸实施时的样子。从安妮来说，她的性格就是喜爱并依恋大人，这无疑也激发了她姨妈的感情。不过，勃兰威尔小姐

用来培养孩子的似乎是卫理公会的那套严厉的恐吓办法。威尼弗雷德·热兰认为，“勃兰威尔小姐完全以冷漠而武断的神气来阐述关于爱的宗教的信条，似乎这首先是一种有关恐惧的宗教。”她向安妮灌输一种罪恶感，这使得她一生都处于同这种意识斗争之中。

玛丽亚是勃朗特家的长女，就是夏洛蒂在《简·爱》中曾亲切地提到的海伦·彭斯。玛丽亚对待弟妹更像一个母亲。这是伊莉莎白·勃兰威尔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首先，玛丽亚的智力同她弟妹相仿，而他们的姨妈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玛丽亚七岁就会“拿上一张报纸关在房间里阅读，等她走出来时就能把什么事情都告诉大家”。勃兰威尔小姐的文学情趣寄托在《妇女杂志》这类消遣性文学和耸人听闻的《卫理公会杂志》上，仅限于旨在迎合维多利亚时代处于更年期的未婚姨妈、未婚姑妈的病态情感的种种梦想和幻象。

安妮年纪最小，又常常因患哮喘而躺在床上，因而受姨妈的影响最为直接。这种影响本来是会无法估量地增长的，但是在勃朗特太太过世三年以后，家里就把玛丽亚、伊莉莎白和夏洛蒂送到柯文桥为牧师女儿开办的学校（《简·爱》中的劳渥德）学习。这时安妮和艾米莉就给留在家里听任自流了。她们两人开始亲密起来。但是三个月后，家人又为艾米莉打点行装，将她也送到柯文桥学校去了。在艾米莉离去时，家里又解雇了两个年轻女佣南希·加尔和萨拉·加尔姐妹。自从勃朗特一家来到哈沃斯以来，加尔姐妹一直是孩子们的保姆。八个月以后，玛丽亚和伊莉莎白相继去世，剩下的几个姐妹又在家里团聚了。

由此可见，安妮的童年充满着令人心酸的经历——死亡、离别、疾病，又没有母亲般的人时刻支持着她。她从未有过安宁的生活。就像勃朗特太太在病中不愿意见到孩子时的感情一样，

帕特里克·勃朗特决定不同孩子们共进正餐。盖斯凯尔夫人机智地解释说，他“不得不”单独用餐，“是为了获得消化食物所必需的安静环境”。勃兰威尔小姐也尽量在自己房间里用托盘吃饭。因此孩子们就只能自己玩耍和相互作伴了。他们的整个世界就是牧师住宅和荒野。除了自己的家人之外，他们似乎没有多少社会交往，或者根本没有这样的交往。

……由于勃朗特太太在丈夫调到这个区以后不久就过世了，也由于路那么远，还要穿过那些荒凉的地区，所以这些牧师朋友的妻子并不陪同她们的丈夫一起进行访问；这几个女孩子便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从儿童成长为少女，从来没有适合于她们年龄、性别和处境的各种社会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勃朗特姐妹长大以后自然就有点病态的怕羞，老是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因而认为不管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她们都必须独立生活，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感情上，都不能成为别人的负担。

那所为牧师女儿开办的学校是一个慈善机关。勃朗特几姐妹在其他方面也不得不接受人们的施舍，夏洛蒂为感谢好心的教父母赠送旧衣服所写的拘谨而简短的感谢信，读来令人痛心。她们在社交中的胆怯和怪癖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她们的服装也与同伴们大不相同。夏洛蒂的朋友玛丽·泰勒回忆起夏洛蒂“穿着一套式样过时的衣服，乘坐带篷轻便马车……”来到罗赫德学校，“当她走进教室时，换了一套衣服，但仍然是那么旧。她看上去像个小老太婆……”埃伦·纳西说，她的头发“难看地卷在一起”。

勃朗特几姐妹，谁也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去适应学校中的社会生活。她们只有在姐妹之间才有共同语言，没有一个成年妇女能为她们树立合乎她们身份的榜样。她们家有勃兰威尔小姐，

但她满脑子是令人抑郁的清规戒律，思想和习惯都接近于昔日讲究细小社交礼节的彭赞斯^①的优雅生活；还有大家喜爱的仆人泰比，泰比也许是她们接触最多的唯一能为她们树立正常榜样的人，但她却是个老处女，又是个农妇。

她们的童年生活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荒野中绝对自由的气氛中度过，一部分在闭塞而狭小的牧师住宅中度过。她们所享有的自由由于管束不是很严格：只要把家中的杂务做完而又不打扰周围的大人，她们就可以自由自在了。夏洛蒂在给她的朋友埃伦·纳西的信中说安妮是“一个心情压抑而有耐心的异乡人”，当时，她很可能就是在吐露她自己或艾米莉在远离家乡时的心情。

安妮·勃朗特在孩提时是家中的宠儿，主要的原因是所有的孩子中只有她生来身体就很孱弱，是否能够活下来似乎经常是个未知数——哈沃斯潮湿的气候和勃兰威尔小姐对她的竭力控制所带来的令人窒息的影响，并没有为这个哮喘儿的茁壮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一情景在安妮的姐姐们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的姨妈从《卫理公会杂志》中念给她们听的那些令人悲伤的临终场面，无疑又加深了这种印象。这一点从南希·加尔讲述的一件轶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安妮还在襁褓之中时，“夏洛蒂闯进她爸爸的书房，说有一个天使站在安妮的摇篮旁。但等他们走回去时，天使又不见了。不过夏洛蒂说，她肯定见到了那个天使。”

安妮长大以后，成了勃朗特三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子。她跟艾米莉一样，身材高于一般的姑娘。埃伦·纳西在《回忆

^① 彭赞斯(Penzance)，英国西南部的城镇，是一个疗养胜地和渔港。

录》(一八七一年)中曾这样描绘安妮：“她有一头漂亮的头发，浅棕色的，卷卷曲曲，优美地披到肩头。她的那双眼睛呈可爱的紫蓝色，两道画得弯弯的细眉，肤色是那么白净，几乎是透明的。”埃伦非常喜欢安妮，她的眼光可能带有偏见。

夏洛蒂的出版者，史密斯—埃尔德公司的乔治·史密斯对安妮的看法更为透彻和客观：“她文雅、安静，表情有些压抑，谈不上漂亮，但很可爱……她的举止奇妙地表现出某种希望得到保护和鼓励的心情，似乎在不断地呼吁，想引起人们的同情。”威尼弗雷德·热兰还说，安妮“并不像夏洛蒂那样为自己的相貌平平而感到苦恼”。

由于维多利亚时代撰写勃朗特姐妹传记和有关论文的作家认为，文静而又能自我克制的安妮与热情奔放的夏洛蒂和令人莫测高深的神秘的艾米莉相比，显得呆板一些，因而没有提供有关她的许多材料，也不想去寻找这方面的材料。我们知道，安妮在十五岁以前一直呆在家里。那一年，夏洛蒂到罗赫德学校去当教师，为安妮挣钱付学费。自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七年圣诞节，安妮在罗赫德学习。后来，安妮得了一次严重的肠胃流行病，这使夏洛蒂对她的健康很为担忧，便决定让她退学。在罗赫德生病的日子里，安妮经历了一次信仰危机。在她的请求下，人们把附近村里摩拉维亚教派的主教请来，使她得到一些精神安慰。在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出版以后，拉特罗布牧师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解释了问题的症结：“我发现她很熟悉《圣经》中拯救灵魂的主要真理，但她更多的是根据律法而不是根据福音来认识这些真理，更多的是把这些真理看成是上帝的要求，而不是上帝在他的儿子身上体现出的赐予。”这似乎是第一次公开谈到折磨了安妮一生的信仰上的困惑。这种困惑来自安妮不能接受她姨妈的加尔文派的选拔论。

简言之，安妮的困惑在于：如果她相信勃兰威尔小姐的上帝，而接受这样一种思想，即上帝挑选不上的人必然要进地狱，永世不得翻身，那她就无法像人们教她的那样去热爱上帝；如果她相信一个更近人情、慈悲为怀的上帝，她又怕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人为的安慰。拉特罗布说，在他的指引下，她“意识到问题不是她的行动违反了上帝的意愿，而是她不爱她的上帝”。这一点表明，文静的安妮早在十几岁时就为她的所谓罪恶（“违反上帝意愿的行动”）感到不安，而且觉得很难——如果可能的话——去热爱她姨妈对她描述的那个上帝。这种思想一再出现，在她的诗歌中也有所表现。

在很长的时期里，安妮曾是牧师住宅中唯一和勃兰威尔小姐作伴的孩子。她同姨妈一起睡在亡母的卧室里，这意味着她不能在夜晚和夏洛蒂、艾米莉一起在小卧室里演出“秘密话剧”。也就是说，她不得不承受勃兰威尔小姐的全部宗教抑郁症，而这种抑郁症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洛蒂写道，这“对她纯洁无瑕的短暂的一生投下了可悲的阴影”。

这就是《艾格妮丝·格雷》第十一章中艾格妮丝同南希·布朗之间的思想交流的基础。小说中的牧师哈特菲尔德先生同勃兰威尔姨妈的相似之处，确实不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埃伦·纳西对勃兰威尔小姐的策略性的描写表明，勃兰威尔小姐对自己的容貌颇为自负——她总是穿着一身丝织衣服，围着披巾，系着饰带。她拥有一些贵重珠宝，常用“一个十分精致的金鼻烟壶”吸鼻烟——这一切根本不符合她宣传的卫理公会教义。哈特菲尔德先生的自我陶醉和他布道时吹毛求疵的偏执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不协调。这种矛盾常常困扰和压抑着童年时代的安妮·勃朗特，就同小说中南希·布朗的心情一模一样。

盖斯凯尔夫人显然是从夏洛蒂那里得到的启示，说安妮“驯

服而忧郁……总是逆来顺受而温顺的”。在安妮去世后一年，夏洛蒂本人在《呼啸山庄》和《艾格妮丝·格雷》的序言中也写道，安妮“长期受着折磨，善于自我克制，喜欢思考而且颇为聪颖，她的气质含蓄、沉默寡言，这使她总是处于不惹人注目的地位。这些特性也使她的思想，尤其是感情，似乎蒙上了一层修女的薄纱，这层薄纱很少掀开……她的性格生来就敏感、拘谨和沮丧”。但是人们不应该毫无保留地接受大姐姐对小妹妹的性格的描述。其他的证据可以改变安妮的这种形象。

我想，我们可以从艾格妮丝·格雷在小说的开始几页对自己的描述中，以安妮的眼光来看一看她同夏洛蒂和勃兰威尔姨妈的关系，这很有意思，也很恰当：

我比姐姐要小五、六岁，家人总把我看成小不点儿和小宝贝儿。父亲、母亲和姐姐对我非常溺爱——他们并不是愚蠢地纵容我，让我变得桀骜不驯，而是对我百般抚爱，养成了我软弱和依赖的习性——我根本不善于应付生活中的烦恼和忙乱。

……虽然我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但在她们眼里，我还是个小女孩。母亲同大多数善于持家的妇女一样，上帝没有让她生下十分能干的女儿。她自己又聪明，又勤快，从不想把自己份内的事情交给助手去干。相反，她却很乐意为他人和一家之长帮忙，为他们操心。不管她手中有什么活儿，她总是觉得没有什么人能干得像她那么利索。

当个家庭教师该多有意思！去见见世面，过一种崭新的生活，独来独往，施展一下自己没有发挥过的能力，试一试我的无人知晓的力量。挣钱养活自己，不要父亲、母亲、姐姐

负担我的伙食和衣着,还能给他们带来安慰和帮助……

这几段话表明了在大多数家庭中最小的孩子不得不承受的善意的庇护。夏洛蒂在给埃伦·纳西的信中写到安妮在离开罗赫德一年以后第一次(于一八三九年)去当家庭教师时的情景,也表明了这一点:

可怜的孩子!上星期一她离开了我们。没有人去送她;这是她自己的意愿,她要我们让她单独前往,她觉得,要是完全让她独立去应付生活,她会处理得更好,会鼓起更大的勇气。她走后我们只接到过她一封信。她说,她很满意,还说××夫人非常慈祥。她只照看两个大孩子,其他几个还关在婴儿室里,她不用照看婴儿室和里面的孩子……我希望她能成功。她的这封信写得通情达理,而且行文巧妙。你读了一定会吃惊的。我只是担心她的口头表达能力。不过我的确害怕××夫人间或会认为她说话生来就有点口吃。

安妮的这种圣徒般的、谦卑而毫无生气的形象同她被解雇的情景大相径庭。当时,她所以被解雇,是因为她把两个孩子绑在桌子腿上,不让他们吵闹,而自己则继续进行工作。这种形象同维多利亚时代评论家的看法是有出入的,他们用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安妮在《艾格妮丝·格雷》中对当时的教育观点进行直率的讽刺以及她对艾格妮丝所照管的孩子们的残忍和野蛮行为所进行的毫无顾忌的描写;安妮认为这种行为是“古怪而讨厌的”。这种形象同安妮在《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再版序言中对这些评论家进行勇敢反击的行为当然也是不相符的。夏洛蒂很可能根本不了解安妮,附带说一句,勃兰威尔也是如此,他在安妮十四岁时根本没把她当回事儿,说她“微不足道,根本不算什么”。还要指出的是,安妮的小说同简·奥斯丁的小说很近似,而夏洛蒂从来就不愿意去喜欢“奥斯丁小姐的‘温柔的目光’”。有些人一直要

我们相信安妮是她姐姐和哥哥的褪色的翻版，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绝非如此。不过，这是后话了。

一八四〇年初，安妮回到牧师住宅，想另找一份工作。夏洛蒂和艾米莉也在家里。就是在这个时候，她们产生了自己在家里开办学校的想法。夏洛蒂和艾米莉曾经尝过当家庭教师的苦楚，也体验过别人的盘剥。姐妹三人都觉得，她们只有一起呆在哈沃斯，才能感到幸福。

一八四〇年夏天，安妮成了约克近郊桑普格林府埃德蒙·鲁宾逊家的家庭教师。《艾格妮丝·格雷》中市侩气息很重的默里一家就是以鲁宾逊一家为蓝本的。安妮在那里并不愉快。她在一八四一年的“生日记述”中写道，“我不喜欢这家人家，想换一个环境。”艾米莉在同年的“生日记述”中说，安妮“离乡背井，受尽折磨”（原文如此）^①，夏洛蒂在给埃伦·纳西的信中（就是那封把安妮说成是“一个心情压抑而有耐心的异乡人”的信）写道，“我内心有一种隐痛……就是为安妮担心；她忍受了这么多痛苦，比我经历过的痛苦要多得多……她比我更孤独，更不善于结交朋友。”在另一封信中，她把安妮回到桑普府的行动说成是“回到埃及和遭受奴役的地方”。

安妮到鲁宾逊家后不久，写了一首题为《桑普格林纪事》的诗歌。这首诗质朴而动人地反映了她离乡背井的痛苦心情：

啊，我觉得困乏异常

虽然泪水已不再流淌；

我的眼睛因哭泣而疲倦，

^① 这里的原文是“exiled and harrassed”，英文中没有 harrass 这个字，疑为 harass 之误。所以作者在后面加了（原文如此）的注释。

我的心灵因悲哀而心伤

我的生活非常孤独，

每天每日都沉重而漫长……

五年中，她大部分时光是远离家乡，同鲁宾逊一家呆在一起。这一段时期，夏洛蒂和艾米莉曾到布鲁塞尔去进修法语和德语，目的是为取得更令人瞩目的资历和丰富拟议中的学校的课程。

一八四三年，勃兰威尔也到桑普格林去当家庭教师。一八四五年初，安妮似乎有点察觉他同鲁宾逊太太之间的暧昧关系。这一年六月她辞去了职务，并在一八四五年七月的“生日记述”中回忆起一八四一年的那段记述：

自从写那篇日记以来，发生了多少事情呀——有些是愉快的，有些却远非如此。不过那时我是在桑普格林，现在我刚从那里逃了出来。早在四年前我就想离开那里。要是当时我知道要在那里呆上四年，我会感到多么不幸。不过我在那里发现了人们身上一些令人极不愉快、以前梦想不到的品质。

艾米莉在同一天的日记里提到开办学校的计划失败的经过：

我本该提到的是，去年夏天，我们又起劲地考虑开办学校的计划——我们印了简介，给所有的熟人写信介绍我们的设想，我们竭尽微薄的力量，但是发现行不通——现在我根本不想办学校了，大家都对办学失去了兴趣。

勃兰威尔姨妈死于一八四二年，当时夏洛蒂和艾米莉正在布鲁塞尔。姨妈把自己的财产留给了勃朗特姐妹，因此艾米莉说，她们有“足够的钱”来满足日常开支，“还可以有些积余”。

研究勃朗特姐妹的评论家和传记作者，没有认识到安妮长

期与社交如此广泛、为人如此世故的鲁宾逊一家密切接触的意义。他们只着重于研究安妮发现勃兰威尔同鲁宾逊太太的关系后给她造成的心灵创伤以及日后勃兰威尔的自我毁灭过程对她们姐妹的影响。然而，这一段经历确实对安妮小说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早就决定她要写奥斯丁式的风俗小说，而不是她两个姐姐根据各自不同的经历而写的那种充满孤寂、激情和忧虑的意识的小说。例如，盖斯凯尔夫人是这样描写夏洛蒂和艾米莉在彭纳特里格的表现的：

人们总是在花园里消磨他们的闲散时光。这时姐妹俩总在一起散步，往往什么话也不说。艾米莉虽然身材要高得多，却老靠在姐姐身上。夏洛蒂总是有问必答，凡是人们对她们两人谈话时，也总是夏洛蒂率先回答的。艾米莉同任何人都都不大说话。

这是很典型的情景。人们有理由认为，连夏洛蒂本人都不曾完全摆脱害羞和谦卑的心理状态。在勃兰威尔被解雇以后，鲁宾逊姐妹同安妮的通信曾一度中断，以后又恢复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是一天一封信。这表明，在桑普格林的五年中，安妮同她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她们常向安妮讨教。

安妮的这一经历是值得强调的，因为这表明了她们两个姐姐之间的差别。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似乎比艾米莉和夏洛蒂更为坚强。在桑普格林当家庭教师的五年中，她在家呆的时间比两个姐姐都少。她一直住在一个同她自己的家庭完全两样的英国家庭中。人们通常用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小说来衡量安妮的小说，相比之下，认为安妮的小说缺乏兴味而不予重视。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她是简·奥斯丁的妹妹，那么对她的两部小说的估价和认识就会更接近于现实。安妮在写第一部小说时只有二十六岁，写第二部时，也才二十八岁。如果夏洛蒂只留下了一

部《教师》，人们就会更公正地把她放在安妮现在所处的地位。总的来说，英国人不喜欢格调低沉的小说——巴巴拉·皮姆的经历就是个很好的明证。

这并不是说，《艾格妮丝·格雷》或《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这两部小说写得比《简·爱》、《维莱特》或《呼啸山庄》更好，不过确实有理由认为，这两部小说比《教师》和《雪莉》要好。也就是说，风俗小说对安妮这位年轻而缺乏经验的作者来说是一种困难的体裁。安妮的著作更接近简·奥斯丁或盖斯凯尔夫人的作品，同她两位姐姐倒不大相同。

也许正是姐妹间的性格明显不同，而且一个家庭中两个姊妹之间的关系总是要比她们与大姐之间的关系密切这一简单事实，将安妮和艾米莉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埃伦·纳西说，她们就像“一对双胞胎——形影不离的伴侣，相互间的感情极为深厚，从未间断”。在许多方面，她们的性格似乎是互为补充的。艾米莉有些神秘莫测，倾向于泛神论，在体格上和精神上是无畏的——在小狗咬伤她手臂时，她会用烧红的熨斗去烫自己的伤口^①——总的来说，她古怪而孤僻，不谙世故。不管她离开哈沃斯时间长还是短，都会像移栽到温室里的野花一样凋谢。安妮是个文静、含蓄、真挚而聪明的基督徒，一直在寻找她所信奉的上帝。她身体孱弱，患有哮喘病，但具有极大的勇气和道义上的决断力，不过在艾米莉显得坚强的地方，安妮又显得很可爱。艾米莉的想象力带有异教徒的特点，富有浪漫气息，甚至有点“哥特”色彩。安妮的想象力却受到她所观察的现实和她的宗教信仰的限制。两姐妹都喜欢音乐。艾米莉身上富有强烈的阳刚

① 这是指艾米莉接着小狗熨衣服，在小狗把她咬伤后，她用熨斗去烧灼伤口，以免感染。

之气，安妮却充满了女性的温柔。

当夏洛蒂和勃兰威尔在撰写有关安格里阿的故事时，安妮和艾米莉在一起撰写小说《岛民》。艾米莉在一八四五年的日记中写到她和安妮“第一次”坐火车到约克去单独“作长途旅行”的情景，当时艾米莉二十七岁，安妮二十五岁：

……在旅途中，我们成了罗纳德·麦卡尔平、亨利·安戈拉、朱丽叶·安格斯蒂娜、罗萨贝拉·埃斯莫尔登、埃拉·埃格里蒙特、朱利安·埃格里蒙特、凯瑟琳·纳瓦尔和利迪莉亚·非查弗诺尔德，大家正从学校里逃出来，去参加当时受到得胜的共和党人到处追捕的保皇党。岛民还是像以往一样兴旺发达。目前我正在撰写一部有关前几次战争的作品。安妮一直在写与此有关的文章和一部有关亨利·索福纳的书。只要我们对他们还感兴趣，就打算坚持描写这些捣蛋鬼。我可以高兴地说，目前他们还是很有意思的。

她们开始写作《岛民》的时候，安妮才七岁，艾米莉九岁；十八年以后，勃兰威尔和夏洛蒂早就放弃了《安格里阿的幻想》，但《岛民》还在继续写下去。事实上有某种迹象表明，安妮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不想再写它了，艾米莉却从不如此。但是在安妮离开了桑普格林以后，勃兰威尔自暴自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时安妮似乎又想写这本书了，这种倒退似乎可以给她带来安慰。但是想想艾米莉在写《呼啸山庄》，而安妮在写《艾格妮丝·格雷》时，这两姐妹还在继续这种孩子气的（除了这一写作激发起的诗歌创作之外）文学活动，的确是令人惊奇的。

她们继续合作的理由可能是因为写作《岛民》的激情大多来自两人共享的那个全是荒野的世界、那个渺无人烟的、与世隔绝的自由世界。安妮和艾米莉对大自然的热爱异常强烈。埃伦·纳西曾追述她第一次访问哈沃斯时同勃朗特姐妹和勃兰威尔一